

納吉賓 契索夫著

# 沙漠



作家出版社

納契 吉索 賓夫 著

# 沙漠



文潔若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 沙 漠

納 吉 賓 著  
契 索 夫 譯  
文 潔 若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條 胡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號 : (399) 字 數 : 25 千

開 本 31''×43'' 1/50 印 張 1  $\frac{1}{25}$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01—14000

定 價 (6) 0.12 元

謝尔盖·切屠諾夫醒了，他跟平日一样感到气悶得要死。到了这沙漠地方，每天早晨他胸口就先有这种沉重窒息的感觉。这表示太陽已經晒熱了离他的行軍床很近的帆布帳篷牆。他是个新來的，所以他分配到的位置最差。幾分鐘以後，太陽就要晒到跟他同帳篷的夥伴莫里亞京和斯特魯奇柯夫。眼下他們睡得正熟呢。

切屠諾夫的第一个動作就是去抓水壺。水壺跟平常一样是空的，只剩幾滴溫水剛够潤濕他的下嘴唇，又被他乾燥的嘴吸了進去，在他牙齒上留下一種沙沙礫礫的感覺。当他乾嚥气的時候，他的喉嚨痛得很。

切屠諾夫伸了个懶腰，把帳篷垂簾上的鈎子摘開。一股溫暖的、可是比帳篷裏面更新鮮的空氣流通進來，一道細細的陽光像白熱的鋼絲一般

射到莫里亞京床旁的桌子上。这道陽光把瓶嘴裏插着一小截蠟燭的空香檳酒瓶子照成了金黃色，使桌上的一双淺褐色爬山靴佈滿了彩虹色，並且把玻璃瓶裏面的一隻蜥蜴的鼓眼睛照得像兩個銀釦子。

“哦，一隻蜥蜴，牠在這兒幹什麼哪？”切屠諾夫咕噥着，他厭惡地看着這個動物喉嚨上蒼白的皮隨着牠痙攣性的吸呼一鼓一縮。“牠要悶死的。”於是，他朝莫里亞京的桌子那兒走了一步，打算把蜥蜴放掉。他的手恰巧碰着了桌子邊，什麼東西叮噹響了，莫里亞京從枕頭上抬起他那汗涔涔的紅臉。

“什麼？”他嘎聲地咕嚕說。

“是……是那隻蜥蜴，”切屠諾夫窘迫地說。

“別動牠，那是給我兒子的。”莫里亞京翻過身去，又睡着了。

“這傢伙，”切屠諾夫從帳篷裏出來，爬上那就着泥土鑿成的窄台階，一面這麼想。這帳篷是搭在一個坑裏的，坑的邊沿差不多有帳篷一半高。為什麼他不給那蜥蜴聞一點麻醉藥呢？居然

拉得下臉來喝住他不許動牠。說實在的，他应当把牠放出來，或者硬要莫里亞京把牠麻醉一下。

可是切屠諾夫知道得很清楚，他絕做不出那樣的事情，而且莫里亞京也知道這一點。“人們最容易看出別人有沒有禮貌，”切屠諾夫對他自己說。“這裏的人都知道我不是個愛吵嘴的人。好啦，今天是我的日子，不是你的，莫里亞京同志！”

切屠諾夫突然精神振作起來，他臉上有了笑容。

他站在泥裂盆地的邊沿上——那是一大片窪地，它那黏土質的平坦的地面延伸出許多公里，它是這樣縱橫佈滿了細小的裂縫，這樣堅硬、平坦、顏色發白，好像是鑲木地板一樣。沿着泥裂盆地離切屠諾夫最近的那邊有一排埋起半截的帳篷，附近有幾輛卡車，一台流動鑽機，還有兩台拖拉機。

泥裂盆地再過去，沙漠就展現在眼前了，一望無際都是黃沙。可是在泥裂盆地的邊沿上散佈着有稜角的黏土塊，這是風從凹地裏颳來的，又被太陽烘得像瓦一樣硬。簡直像是有一輛載滿黏

土罐的大車翻了，把一車东西都撒在这兒。

有時候，这片被風和太陽蝕光了的空曠的景色使切屠諾夫感到孤独和想家，可是今天他發覺这片淒涼的景色沒有平日那麼討厭了。“一个最好的起飛點，”他記得駕駛員把他从阿什哈巴德<sup>①</sup>用飛機載來的時候，曾這麼說過。看來泥裂盆地对他，切屠諾夫，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起飛點。

現在切屠諾夫的思想轉到他自己的好运气上，他就任憑他的幻想奔放起來。当他从桶裏舀出混沌的、帶泥土气味的水洗着的時候，他想着他的好运气；当他很快地吃掉一罐头快吃膩了的鯖魚，準備出發的時候，他还是在想它。可是你能管这叫作运气嗎？运气是指偶然發生的事情說的，而他却是帶着自覺的意志走向成功的道路的。

謝尔盖·切屠諾夫——地質学家，科学院院士謝尔盖·巴夫洛維奇·切屠諾夫的兒子——从小就認為他的一生会跟別人不同。

当他跟別的孩子們玩他們喜愛的遊戲“你長

---

① 土庫曼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的首都。

大了幹什麼？”的時候，像作曲家或者潛水員這類富於誘惑力的職業，從來也沒有使他醉心過。他的回答永遠一樣，他總是很有把握地說：“我要作一個有名的地質學家。”對於這一點，他和他家裏的人都是毫不懷疑的。他既然是切屠諾夫的兒子，還能做什麼別的呢？他用不着猶豫不定地去尋找自己生活的道路，也不需要經歷那種忽然愛上了科學的興奮，那是只有一個人最後找到他自己的特定的使命才會有的。謝爾蓋·切屠諾夫說不出他究竟什麼時候愛上了地質學。他似乎一向就愛地質學，就像他愛他的父母、他的老奶媽和一切屬於他童年時代那親切、舒適的世界裏的事物一樣。

可是姓了切屠諾夫這個姓不光有好处，而且還負有重大的責任。謝爾蓋是個出色的學生，在學校裏和進了大學以後，他的分數都是優等。可是誰也不覺得奇怪，不知怎地他們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謝爾蓋卻認為他應當叫大家吃一驚，他不能跟別人一樣，他是切屠諾夫的兒子。為着這個緣故他才放棄了一個研究生的獎學金，到沙

漠來了，那個獎學金就意味着待在莫斯科，在他父親的學生瑪爾柯夫教授指導下從事一件安靜、固定的工作。當時他注意到他的決定給大家——同學、教職員以及一般朋友們——的印象都很好，這就形成他精神上的支柱，如果沒有這根支柱，他是很難離開家的。

可是一到了勘探地，他就融化到一個世界裏去，在這兒，每人都得做同樣乏味的工作，領受同樣多的烈日和溫熱的泥湯子。在這兒，他又變得跟別的人一樣了，這件事使他感到苦悶，他總想要顯得與眾不同，他是切屠諾夫的兒子，切屠諾夫。

更糟的是，他一開始就犯了許多錯誤，那些錯誤十分愚蠢，他費了很大勁兒才獲得被看作跟別人平等的權利。直到今天，他一回想到自己的錯誤還不免感到羞愧呢。

切屠諾夫知道在沙漠上沒有比水更重要的了。喝的水得由飛機輸送到勘探地來。最初幾天，他每喝一口水，總要先仔細看看他的水壺裏還剩了多少。他偷偷這樣做，生怕給別人看見。

後來他確信每天發的水足夠喝，他也就不再去担心了。可是有一天，他注意到他那些過慣了沙漠生活的同伴都渴得很难受。他們一再彼此問着什麼時候飛機可以運新鮮水來，而每當切屠諾夫拿起他的水壺的時候，他們總貪饞地瞅着。切屠諾夫暗自笑他們喝水不懂得節制。他從第一天起就認為莫里亞京是個微不足道的人，對於他是不必像對別人那樣提防的，他甚至對他說：

“你該挖一口自用的井就好啦。”

“你說的倒容易，”莫里亞京頂撞了他一句說，“你的水壺還是滿滿的，我們的打昨天一清早就光啦。”

事情是這樣：由於缺乏水，主要的一座鑽機眼看要停車了。勘探隊的隊員決定犧牲他們自己喝的水，只有切屠諾夫一個人是例外，因為他是新來的。切屠諾夫雖然心底裏覺得這個決定很公正，可是他却跑到隊長那裏吵了一通，這是他犯的第二个錯誤。

勘探隊長是一個上些年紀的人，有着明快的姿勢和一副漂亮的面孔，他那鮮明的輪廓有些

像老虎的神气。切屠諾夫的印象裏總覺得他像坐在小孩玩的小桌子旁边的一个成年人。这个人已經到了他一生的一个緊要關頭：他在被委派來領導这个小規模的地質勘探隊以前，曾担任过一个很高的部長級的職位。切屠諾夫以为这个人既然有过这样的資歷，他一定不好意思正面去看他的那些同伴，然而事实上隊長的眼睛不但正面看人，並且还对人逼視着——毛茸茸的眉毛下面是双深陷的、淺灰色的、炯炯有光的眼睛，那同時流露着仁慈和嚴峻的眼睛。

隊長很耐心地、甚至冷淡地傾听着切屠諾夫激動的抗議，然後打了个大哈欠說：“幹麼要这样小題大做的？想跟別人一样吃點苦嗎？那也好吧！”

他馬上吩咐停止把水分給切屠諾夫，一點也沒露出賞識这个年輕人的高尚行为的樣子。

幸虧飛機第二天就到了。可是切屠諾夫有了他自己的看法。他立刻採取一种比較謙虛的態度，不久举止就跟別人一样了。他学会了必要時不喝水也可以过活，可是他再也不假裝作不渴

了。他学会了什麼時候該保持沉默，什麼時候隨着大家的情緒一道活潑起來；怎樣用金屬杓子喝溫熱的香檳酒，杓子会使酒起一種噁心的錫的味道。可是光为了這些來到沙漠就不值得了。切屠諾夫堅持要找一個機會來出人頭地。他對隊長得特別加一番小心，隊長不喜歡好出風頭的人。因此，切屠諾夫竭力避免瞎熱心或是出頭露面；每逢開業務會議的時候他總不發言。可是他却從來也沒有忘記過他的主要目標。

機會在某種程度上幫了他的忙，誰要是努力尋找一件東西，機會就來幫他一把忙。他父親有一句話說得很對：“在科學上，機會是定律的一部分。”切屠諾夫參加勘探隊以後沒多久，就注意到莫里亞京的桌上有一幅捲了角、沾了許多油點子的地圖。切屠諾夫從小就愛地圖。他瞟了一眼，他知道那幅地圖包括他們正在勘探的地區。

“你這是從哪兒弄來的？”切屠諾夫問。

“噢，我們附近有些航空地質學家在那兒工作，我跟他們要了一張紙鋪桌子用，”莫里亞京回

答說。

切屠諾夫向莫里亞京要過那幅地圖來，仔細地看了看。那地圖很詳細，使切屠諾夫對這片他來生活和工作的沙漠有了一個完整的概念。就在這時候，一個模糊的思想——或者不如說，一個思想的輪廓——掠過他的腦子。不久，這思想就從他腦子的深處作為一個清楚的、相當獨出心裁的觀念出現了。

為了得到更可靠的地震資料，勘探隊必須研究沙漠表層二百到三百公尺以下的岩石的物理特性。因此，就在三個地方開始了深鑽。可是，情況越來越糟，發生了意外，水又不够用。一個月完了才鑽探了幾十公尺深。勘探隊長召集領班和工人開緊急會議，討論鑽探工程。

帳篷裏很悶，瀰漫着香煙氣味。切屠諾夫不斷地聽到這樣有氣無力的、單調的話：“從一切客觀情況來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必須堅決努力，提高生產力……”

實際上，偶爾也有人提出個把切合實際的建議，可是沒什麼十分重要的。資格較老的領班建

議应当在附近挖幾口噴水井，總工程師要他們申請新的設備。……勘探隊長一声不响，讓每个人發表自己的意見，可是切屠諾夫留意到他的眼白逐漸掛了血絲，和每次發言以後他怎样怪模怪樣地嚼着下巴頰，把大黃板牙都露了出來。

“啊，要是我能站起來出个高明主意，叫他們大家都吃一驚有多好啊，”切屠諾夫想。忽然他想起地圖來了，印象異常清楚，就像剛剛仔細看過它一樣。虽然帳篷裏悶熱得要死，一种奇異的战慄——預感到要有所發現——震撼了他的全身。他悄悄地溜了出去，跑去拿地圖。不錯，它就在那兒，正像他在心目中所看到的一樣：那一塊標着三百公尺深度的凹地。一幅好地圖，一幅非常好的地圖！

切屠諾夫回到帳篷裏去的時候，斯特魯奇柯夫正在說些什麼。隊長的下巴頰不耐煩地動着。然後斯特魯奇柯夫說完，聳聳肩頭坐下了。

“我可以談談嗎？”切屠諾夫大聲地問，他的臉色蒼白了。

所有的頭都向他這邊轉過來。隊長的眼睛銳

利地看着他。

“好的，來听听我們这位地質学家的意見吧。”

切屠諾夫說头幾個字的時候，他簡直沒听见自己的声音，可是他知道他是在坚定地、有十足把握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解釋說，这沙漠上有些地方年代較古的岩層渗透到地面上來，他簡單地列举了这些古老岩層分成多少層。这时候他才開始听到自己在說話，並且很欣賞他自己的嗓音。他故意把地質学教科書裏遍处都是的岩層專用名詞搬弄出來，他在听众的臉上看到迷惑的表情，心裏就想：朋友們，这不算什麼，你們一定得听慣这些真正的科学術語。

“地質学家同志，你能不能把意見說得更清楚一些？抓住要點，”隊長不耐煩地說。

“我用的是我这一門科学的語言，”切屠諾夫用同样尖刻的口气說。他相信他說的話完全有把握，他那样說法是万無一失的。“不，我不是个地殼物理学家，我只是个地質学家。可是我一定可以給你們找到些岩石标本，比你們這裏憑鑽探得到的还要大。”

从大家馬上陷入沉默这件事，切屠諾夫知道他的發言起了深刻的影响。他从从容容地把地圖从口袋裏拿了出來攤在桌上，同時把隊長的煙斗和煙荷包挪到一边去。

“你們看，离我們工作地點差不多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很深的凹地叫卡拉—蕭尔。它那大約有三百公尺深的陡坡，露出來現代的礦床和第三紀層的礦床，可是再下面，我們就会發見白堊紀上層的深处岩石。所以我可以从那兒弄到我們感到兴趣的岩石标本，这些岩石标本藏在同样的深度，並且可以讓我們看到各种岩層的厚度……”

切屠諾夫用一种帶點得意的、勝利的語气結束了他的話，他所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沉默。他本來期望來个一鳴驚人。他惶惑地想：哼，他們根本沒听懂我的話。他生这些地殼物理学家的气。

“我明白了，”隊長眼睛裏閃着光說，“那樣我們就可以試驗那些标本的密度、磁性和电導係數，然後根据这些資料來計算深度。你需要多少時間可以完成这个工作？”現在他的态度不同了，

又認真又明確。

“要是給我飛機的話，一天就夠了。”切屠諾夫用同樣的口气回答。

“同意。”隊長砰地用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站起來，朝帳篷四下裏望了望，很愉快地說，“你們看怎麼樣？這是地地道道的切屠諾夫式作風，呢？”

這幾句話立刻就把切屠諾夫抬到他應有的地位。切屠諾夫不再是一個年輕的、經驗少得可憐的專家了，顯然他過去被認為是這樣的一個專家。如今他成為切屠諾夫的兒子，切屠諾夫了。

這時候，切屠諾夫走近了隊長的帳篷。他一想起他以前在這個人面前的胆怯心情，就感到輕鬆愉快。

“請進，”他聽到裏面一個溫和的、有權威的聲音說。

切屠諾夫進去了。隊長站在帳篷中間，叉開着他那粗短有力的腿。時新的軍靴、淺灰色斜紋呢騎馬褲和一件雪白的綢襯衫使得他的樣子很漂亮，這又引起了切屠諾夫以前的反感。瞧，這人